

人物传记

《慕勒小传》

2. 爱情如死之坚强（雅歌八章六节）

某周六晚间，大约是在一八二五年十一月中旬，慕勒和他的朋友培德散步回来的时候，培德向慕勒表示，他要去一位基督徒的家庭，参加晚间聚会。培德在周六经常参加这个聚会，有一些朋友聚集唱诗、祷告、读经，并阅读一篇讲道记录。这种聚会完全不适合一个终日沉溺在酒牌里的青年人，对于一个喜欢跳舞、看戏、属世的人，当然毫无吸引。可是慕勒立刻觉得他愿意去赴会，纵然他不能说明为何这样定规。他的朋友培德最初有点踌躇，怕慕勒在这种聚会里感觉不愉快。

然而，结果还是培德带着慕勒一同去聚会。原来培德在他堕落的期间，曾陪伴慕勒前往瑞士，而且帮助慕勒犯罪。待从瑞士旅行回来，培德的良心大大不安，罪的感觉非常厉害，催迫培德向父亲彻底认罪。经一位基督徒的介绍，培德得以认识魏格纳先生（Johann Wagner），聚会就在魏格纳的家里举行，这两位青年相偕而往。又谁会料到一个往日堕落的信徒，竟然在将来为神所用。“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”

那个周六晚间，实在是慕勒生命史上的大转机。聚会时他发觉自己在陌生人中间，环境新奇，气氛特殊。慕勒局促不安，不知到底他是否受欢迎，因此他就道歉几句。他永远不能忘记魏格纳弟兄口中出来的恩言：“你随时都是受欢迎的。我们的门和我们的心都向你敞开看！”他们一齐坐下，开始先唱了一首赞美诗。有一位开舍弟兄（Kayser）这位弟兄后来去非洲布道双膝跪下，祈祷求神祝福这个聚会。这样跪下祷告，马上在慕勒的心里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。在他二十一年内他从未见过人跪下祷告，他自己当然也未曾这样作过。然后读一章神的话语，再念一篇讲道记录。原来在那个时期，除了封立的牧师，都不准人讲解圣经。此后又唱了一首诗，最后才由主人祷告结束。当主人在祷告之时，慕勒心里暗暗思想：“我比这个不学无才的人，不知要高明多少，可是我却不能像他祷告得这样好。”希奇的是，有一种新的喜乐从他心里涌出来。当他回家的时候，他不禁告诉他的同伴说：“我们在瑞士旅行所见的一切，和我们从前所有的寻欢作乐，都不能与今晚所经历的相比。”

他回到房内，有否跪下祷告，他记不清楚了。可是他清楚得很，当晚他躺在床上，有一种新奇的平安，充满了他的心。他尝到了主的甘甜，知道主是满有恩典和慈爱的。这一晚就是慕勒生命转变的关头，他对于属灵的事有了新的兴趣。在那一周之内，他三度到魏格纳的家里，得着弟兄们的帮助，用心查考圣经。

当然这一个放荡淫佚的人，在他悔改得救以后，就开始一种改换一新的生活。这并非说，他所有的旧罪恶马上全部除净了，因为这种全然更新还需要更深的经历。然而已经有了一种新的洁净和成圣的能力，在他里面发动。他憎恶罪中之乐，远避旧时的同伴。从此绝迹酒肆，言语受了约束。似乎在他的嘴唇设立了守望台，每句话都经过检点，使他往日虚谎的舌头受了对付，得到纠正。

当时他正在翻译一本法文的小说，希望利用所得的酬金，往巴黎等地去游逛。他先是放弃这个已实行的计划，后来又考虑到这种翻译工作该否继续。不知是他的良心不够明亮，或是他的决心不够坚决，他仍旧翻译下去。书是译完了，可是永远没有出版。环境上一直有拦阻，使版权的出售和书的出版一再延宕，直到他得到清楚的异象，晓得这件事不是出于信心乃是出于罪恶。于是他把全部译稿付之一炬。这是又一步的长进，表明他顺从圣灵的声音，愿意拒绝自己。

纵然他仍旧软弱，不时落入试探，他却不再习惯性地沉溺在罪恶中，反而每次的失败都带给他内心的痛悔。公开的罪恶越过越少，暗中的过犯也愈过愈减。他常常读经，时时祷告，亲近众圣徒，不停地参加聚会，勇敢地站在主的一面，忍受同学的讥刺和羞辱。

一八二六年，对于这个新生的灵魂，的确是新的一年。他现在起首阅读布道杂志，在内心燃起一种新的火焰。他感觉里面起了一阵恋慕，虽然他还未十分明了其中究竟，即切望自己能作个福音使者，受差遣到万国去布道。不断的祷告，加深并且印证了这种意念。他对于世界的知识逐渐开广，这些关于异邦人民荒凉的新知识，犹如燃料一般，注入布道者的心灵，使火势愈烧愈旺。

然而另有一个属肉体的眷恋，当时几乎扑灭了火焰。他在周六晚的聚会里，遇到一位同年的女子，也是一个所谓的信徒。他恋爱她，但是他明明知道她的父母必定不准她过国外布道的生活。他不知不觉地开始衡量事奉主的心和恋慕人的情。可怜肉体倾向，胜过了属灵的责任。祷告失去了能力，甚至有一个时期，他几乎完全停止祷告，内心的喜乐也同时消灭。他的心转离远方的布道，事实上他拒绝了一切舍己的工作。有六周之久，他陷于这种属灵的衰弱里，直到神用奇妙的方法挽回了他。

有一个青年的弟兄，名叫包黑门（Hermann Ball），出身于富有之家，受过高深的教育，眼看他将来在世上的前途十分光明，可是他大大舍弃自己。包黑门拣选波兰作他的工厂，愿意向当地的犹太人传扬福音，他并拒绝家中的舒服和各样奢华宴乐。包黑门的决定在慕勒的心坎上打上印记。慕勒不得不比较两人的情形。为着爱上一个女子，慕勒竟然放弃他的呼召，变成没有喜乐、没有祷告的人。反之，另外一个青年，说起来世界对他更有吸引，却因着担任一项舍己的工作，撇弃了世上既有的欢乐和财宝。包黑门步了摩西的后尘，在生命的重要关头拣选了上好的福分，而他自己却像凡俗的以扫一般，为了一碗红豆汤，竟然出卖了长子的名分。相形之下，不禁见拙。于是慕勒的内心受了责备，他重新献上自己，放弃了他所爱的女子，割断了这个未经祷告所结的情缘。不用说，神的笑脸补偿了人的欢颜，神的平安充满了他。因着有平安的神与他同在。

每次内心经历新的喜乐，都会寻找新的出路。慕勒觉得应当作见证。于是他写信给他的父亲和兄弟，告诉他们他自己喜乐的的经验。请求他们寻找在神里面的同一安息。他满心以为，只要他们知道这条喜乐的路，必定会同样地竭力追求。然而结果却受到父亲恼怒的责备。

大约在同一期间，著名的陶乐博士（Dr. Tholuck）在哈勒大学担任神学院的系主任。这位虔诚的教授吸引了各学院内不少敬虔的学生，前来投奔他的门下，因此拓广了慕勒的交通圈，使他获得很多益处。很自然地布道的灵火重新燃点，而且愈烧愈炽。他要求他的父亲，准许他参加一个德国的布道团体。他的父亲不只生气，而且大大失望，苛刻地责备他、提醒他，说父亲如何为了栽培他，曾耗费了大笔金钱，正盼望他因此获得良好的“生活”，使他父亲可以安享晚年，不料这个盼望竟成泡影。他父亲在盛怒之下，宣布说，不再认他为儿子了。后来他父亲看到他安静地忍受，不变初衷，他父亲就改换口气。由恫吓转为哀求，这些眼泪实在比责备更难抵挡。可是慕勒的心志已定，他愿意付上任何代价来跟从主。因着这次的会面，反而叫他清楚看见，要脱离倚靠人，就得完全倚靠神，今后他不该再用他父亲的钱。一接受津贴，就有顺服的义务。花人的钱财，而不答应人的期望，这件事明显是错的。假若他仍旧倚靠父亲的钱来生活，他就有默契要遵照父亲的计划，即将来他要在国内作一个牧师，度舒适的生活，若要保持他的纯洁，他必须维持他经济的独立。这一步的决定，并非轻而易举的，因为在大学最后两年的费用，比较往年还要大。然而在他早年，他就发现神是信实的神，是患难之交。不久有三位美国教授想学习德文，慕勒得到推荐，担任这项工作，他所得的收入十分丰裕，非但足够开支，而且绰绰有余。于是在他的心版上刻了一节金句：“耶和华的圣民哪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”（诗三十四篇九节）